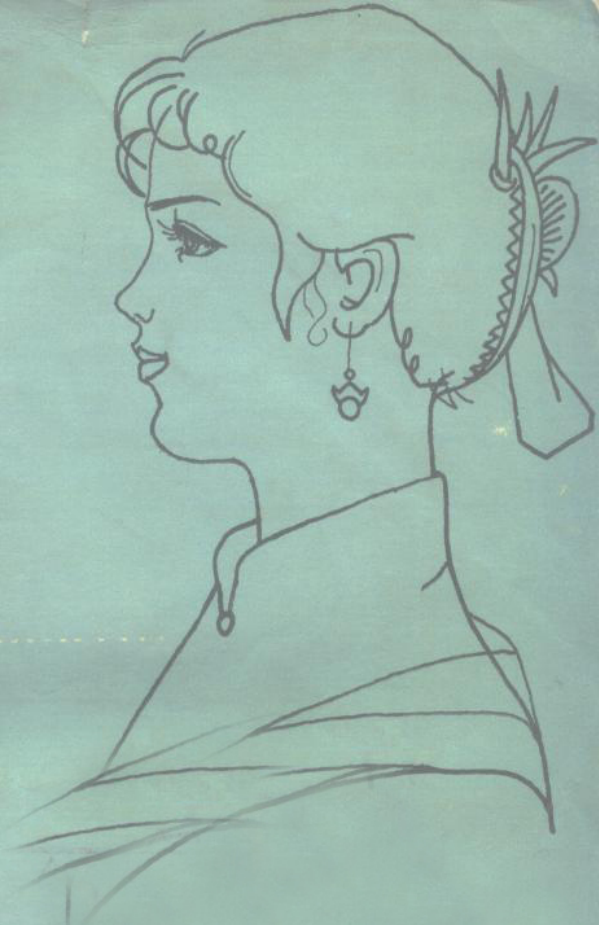




望君早归

——台湾短篇小说选

王重光

望 君 早 归

——台湾短篇小说选

斯 钦 选 编

时 事 出 版 社

1981年

望 君 早 归
——台湾短篇小说选
斯 钦选编

*

时事出版社出版
(北京海淀万寿寺甲2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三二〇九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3 $\frac{3}{4}$ 字数：292千字

1981年6月第1版 1981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65,000

统一书号：10225·003 定价：0.99元

编 者 的 话

由于人所共知的原因，生活在台湾海峡两岸的骨肉同胞长期隔绝，音讯不通。多少个家庭思亲念友，情思万缕；多少亲人乡情郁结，魂牵梦绕。“亲人要团聚，民族要团结，祖国要统一”已成为激荡着每一个中华儿女心灵的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

为了促进海峡两岸同胞的相互了解和文化交流，为了促进民族团结和统一的大业尽一份力量，我们选编了这本《望君早归——台湾短篇小说选》。

这本选集辑录了从本世纪三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台湾二十一位作家的二十五篇作品。其中有台湾抗日时期老作家的优秀作品；有“乡土文学派”的精品；有“现代派”的代表作。从题材上看，既有描写台湾工人、农民和中下层知识分子生活的篇章，如王拓的《望君早归》，杨青矗的《工等五等》、《龙蛇之交》，杨逵的《归农之日》，陈映真的《乡村的教师》，黄春明的《小琪的那一顶帽子》，曾心仪的《美丽小姐》等；也有怀乡思亲之作，如洪醒夫的《传奇》，蔡文甫的《乡情》，钟理和的《原乡人》等；既有揭露外国侵略者和汉奸嘴脸的篇章，如吴浊流的《波茨坦科长》，李乔的《孟婆汤》等；也有历史题材的作品，如叶石涛的《采硫记》，龙瑛宗的《杜甫在长安》等。这些作品，题材广泛，内容丰富，风格多样，语言生动，形象感人。

随着海峡两岸同胞之间互相交流的增多，近年来人民文

学出版社和有些省、市的出版单位，已经出版和发表了一些台湾作家的作品。为了使大陆读者能够更多地读到一些台湾的优秀作品，我们本着不重复的原则，凡是大陆上已经出版或发表过的作品，这里一般不再收录。如白先勇、聂华苓等的作品，由于大陆上已出了他们的选集，我们就少选或不收入。

这本选集，由于篇幅、资料和编者水平所囿，缺点和错误之处在所难免，敬希读者批评指正。

斯 钦

一九八一年五月

目 录

望君早归	王 拓 (1)
车 站	王 拓 (47)
美丽小姐	曾心仪 (55)
工等五等	杨青矗 (70)
龙蛇之交	杨青矗 (83)
归农之日	杨 逵 (92)
小琪的那一顶帽子	黄春明 (99)
乡村的教师	陈映真 (127)
水 月	吴浊流 (138)
波茨坦科长	吴浊流 (144)
孟 婆 汤	李 乔 (202)
传 奇	洪醒夫 (217)
乡 情	蔡文甫 (231)
拾 玉 镯	季 季 (246)
原 乡 人	钟理和 (268)
奔 逃	钟理和 (280)
鸟 叫	段彩华 (291)
晨 曦	庄 因 (303)
金鲤鱼的百衲裙	林海音 (318)
采 硫 记	叶石涛 (331)
杜甫在长安	龙瑛宗 (353)

故乡子弟	钟肇政 (364)
鬼·北风·人	王禎和 (379)
金大奶奶	白先勇 (401)
带泪的百合	於梨华 (415)

望 君 早 归

王 拓

谨以这篇小说纪念遭遇海难已历七年的三哥，并向含辛茹苦抚育侄儿侄女成长的三嫂，致最深的敬意。漫长的七年，她所忍受的悲痛与辛酸，是一般人所难想象的；而她艰苦卓绝的精神与意志，则充分表现了一个平凡的中国妇女最感人的力量。

—

早晨九点钟，不知怎么的，太阳突然的就不见了，使得天地立刻就愁惨底阴暗了下去。客厅里的收音机正在唱“王宝钏与薛平贵”的歌仔戏，金水婶坐在屋前的木板凳上，一面听着，一面替她那个读小学三年级的孙子嘉雄缝制服的扣子，低着头，还把衣服提到老花眼镜底下，一副很专注的样子。

“阿母，天这么暗，你不开灯怎么看得见？”

她的媳妇秋兰从屋里走出来，手上提了一桶洗干净了的湿衣服从她面前走过去。

金水婶歪着头把手上的衣服调转了一下方向，使它向着光，右手拿了针在衣服上摸寻了一会儿，便顺势把针线抽了出来。

“天寿，这种九月天，七早八早就这样黑天暗地没日头，害我要缝个扣子连针都看不到。”她把头抬起来，秋兰已经提了满桶的衣服走到屋前空地的晒衣架了。

“喂哟！这种乌阴天，你怎么也洗被单？怎么会干呢！”她说。

“谁知道天突然会这样乌阴起来的呢？七八点的时候日头还炎得象火一般。”秋兰双手绞扭着湿被单，然后很熟练地把它披到竹竿上，又用手把它拉开匀平。

“再过五六天万福就要回来了，不赶快洗，他又要骂我在家里偷懒。”她说。

“万福也敢骂你偷懒？他自己有多勤劳？回到家里没看他拿过一次扫把、洗过一只碗，还敢说人家偷懒？真是有嘴说别人无嘴说自己。”

“他整天在船上做工已经很粗重了，在家里也应该让他多休息。拿扫把、洗碗，这种事由我们女人来做就好了，何用由他动手。”秋兰说。

“对啦，你这样讲真对，”金水婶对媳妇的话着实感到安慰。她把线打了一个结，很细心地用牙齿咬断，边折叠衣服边自言自语着：“嘉雄这个孩子，野得象只牛，一件衣服剩不到两只扣子，也不知道他是怎么拉的。”她捧了衣服站起来，突然又转身问着秋兰：“你说万福再过五六天就回来了吗？”

“是啦，他初七出港，今天十六，头尾已经有十天了。”

“这样子啊，”金水婶转身走向屋里，还兀自咕啾咕啾地：“我现在这个头脑实在很颓了，连万福出海几天了我都记不清楚。”

收音机突然换了一个女人清脆的声音，用标准的台语说：

“现在报告紧急台风消息，强烈台风苏拉，在吕宋岛西方海面三百公里的地方，因为受西南气流的影响，突然转向东北方，指向台湾海峡……”

在屋外晒衣服的秋兰心里一紧，立刻丢下手中湿淋淋的衣服跑到客厅里，站在收音机旁很专心地听着：

“气象局已经在半小时前发出海上强烈台风警报，警告台湾海峡海面的船只注意严加戒备，并准备及时就近在附近港口躲避台风……”

秋兰关掉收音机，默默走出屋外，四周阴惨惨地，一点阳光都没有。金水娣从房里走出来，望着秋兰的背影：

“秋兰，歌仔戏唱完了吗？”

“台风又来了！”秋兰软弱地说。

“真夭寿哦，这种九月天，三天五日就起一次台风，明明是要跟我们走船的人作对头。……”

夜渐渐昏了，金水娣一家人坐到客厅的收音机前听广播。金水娣的眼睛不时瞟着秋兰，很不安地在她脸上逡巡着。刚刚吃饭时，秋兰只扒了几口就不吃了，任她殷勤地劝说：“吃啦，要多吃一点……”她却推说：“吃饱了，吃不下。”每次台风一来，秋兰总是这样，吃睡都不安，这使金水娣深深地感受忧虑。

新闻报告完了就是气象报告，嘉雄坐在一边直嚷：“不要听啦！不要听啦！”金水娣坐在对面低声哄道：“嘉雄乖，不要吵哦，台风要来了，听听台风消息。”小女儿玉娇趴在秋兰的大腿上已经睡着了。秋兰抿紧了嘴巴，望着收音机沉默着。

“台风消息，强烈台风苏拉，因受西南气流的影响，现在位置在巴士海峡西南方二百公里的海面上，有渐渐加强的

趋势。气象局说，这个台风如果没有其他因素影响，预计明天下午会进入台湾海峡，明天午夜台风中心将在恒春登陆。内政部说：全省各地已经成立防台风中心，并呼吁全省各地居民注意台风动向，随时提高警戒，预防台风的灾害。……现在报告渔业气象，台湾东南海面，因为受苏拉台风的影响，平均风力十二至十四级……”

秋兰抱起女儿站起来，默默走向卧房。金水婢望着她的背影摇摇头，叹了一口气，也跟着站起来，并顺手关了收音机。嘉雄立刻吵嚷起来：“人家还要听啦，人家还要听，你怎么给人家关起来？”

金水婢板着脸孔低声喝斥说：“你这个孩子怎么这么不懂事？你没看到你阿母在忧烦么？还这般吵死人……”

“那人家还要听嘛！”嘉雄斜眼望着他祖母，嘀咕着。

“听什么听，你阿爸在海上不知怎么了，你还有心情听？”金水婢拉着他说：“来来来，赶快睡觉，大人忧烦得要死，你还想听收音机……不乖的孩子才这样。”

这时，却见秋兰快步走进客厅里，显然是动了怒气，大声斥喝着：“你以为没有人敢打你是不是？拿好话跟你讲你还不听，等一下打得你作狗爬！”

这一来，嘉雄才站起来，嘟着嘴巴，象受了无限委屈，很不甘愿地慢慢拖磨着向卧房走，一边低声咕啦：“睡就睡嘛，有什么了不起的。”

金水婢望着他，摇了摇头，无限爱怜地：“这个孩子，就是不听人家讲！”她说。然后转向秋兰：“你也早一点睡吧！不必忧烦了，万福也不是第一次出海，何必替他担这么多心。每一次台风他还不是都安全回到家里吗？只是你一个人在自己操烦而已。”

秋兰没有接腔，直直站着看孩子的背影消失在卧房门口，才跟着走了进去。

金水婶望着秋兰的卧房，又重重地叹了一口气，才从客厅的红木桌上取下一束香来，并点燃了蜡烛，恭谨地向供桌上的神明深深的拜了几拜，低声祈求着万福的平安，跟着又朝祖宗牌位拜了几拜，然后才回到她的卧房里，留下两盏炽红的烛光，在风声呼啸的夜里，寂寞地映照着神色冷严的神明与黯黑的祖宗牌位。

秋兰躺在床上，两眼望着屋顶，隐约听到屋外呼呼的风声与海浪哗哟哗哟的嘶叫。已经十二点钟了，她仍然睡不着。她心里不禁有点急，便不断用婆婆的话来安慰自己：

“万福又不是第一次出海，每一次台风他还不是都安全回到家里吗？”

但是，收音机里的声音却又不断地在她脑海里重复地回响：“紧急台风消息……紧急台风消息……”

她很烦躁地侧翻了身体，正好看到睡在靠墙的双人床下铺的嘉雄踢开了毛毯，袒露着一截肚皮仰睡着，呼吸显得有点重浊，她想爬起来，又觉得头有点重，人有点懒，心里迟疑着，但是听到嘉雄重浊的呼吸，她终于还是爬了起来，走到嘉雄的床边，替他把裤腰拉高，把衣服塞进去，又轻轻拉起毛毯复在他身上，然后才轻蹑着脚步回到自己床上。

“结婚已快十年了，怎么还是放不下心？万福又不是小孩子，每次台风一来，你就这样替他操心得吃不下睡不着，要笑死人才这样子。”

好多次了，她的婆婆总是这么说她、笑她，她知道这是婆婆疼她。她也知道万福不是小孩子了，从小就跟着他父亲讨海捕鱼到现在，不必她来操这个心。但是，每次台风一

来，她的一颗心却不禁又象挂了十五个吊桶，七上八下的，由不得她自己作主，就是安定不下来。万福也说过不希望她这样，还说她神经质，笑她神经病。但是，……

“唉！”她躺在床上叹了一口气，想起当初和万福论及婚嫁的时候，父母曾经对她说：“走船捕鱼的人，有一半的生命是捏在海龙王手上的，这关系着你一生的幸福，你可要想得仔细一点。”

现在，她倒也不是反悔了，只是，当初立了要万福改行的决心，而现在，已经十年了，竟还这样拖着。

她不禁有些懊恼，有些生他的气；都为了他，说什么——

从小捕鱼捕到大，一身的本领全都在这上头，说要改行就改行，那有这么容易的事？又不是小孩子扮公婆仔酒，说不玩就可以不玩了，离开海离开船，我拿什么去和人家讨生活呀？一家大小五六张嘴，吃什么呢？

讲道理讲不过他，但是……

唉！他怎么一点都不体贴人家为他受的苦，操的心呢？

她不禁感到一阵难以抑止的心酸自胸臆泉涌起，眼泪也跟着自鬓边滚滑了下来。

她感到非常孤单，在这样台风将临的深夜，她多么希望万福能躺在她的身边，安安全全的，即使生活再苦，她也心甘情愿。

“这次万福回来，无论如何非要他改行不可了。”她躺在床上这样对自己说。

屋外的风声仍然呼呼地响着，夹着海浪隐隐约约的嘶叫，哗哟哗哟，幽幽的，象一曲生命的悲歌，唱着捕鱼人的辛酸。

第二天一大清早，风势和海浪比昨天都有显著的增强，站在屋外也可以看到港外掀得高高的白浊的浪花。

秋兰做好早餐让嘉雄吃了去上学，又洗好了衣服，就已经过了九点钟了。小女儿玉娇还沉沉地睡着，她便向正在梳着头发的金水婢说：

“阿母，玉娇给你看了，醒来要给她加件衣服，外面风很大，我去万福的船公司问问看。”

“你也真爱操烦，万福做船长做四五年了，每次台风警报他都跑得比别人快，那里会有什么事？”金水婢低歪着头，边盘着脑后的发髻，也没看秋兰都已经走出门了，边还在哩哩罗罗地说：“你既然爱操烦，去公司问个心安也好。”

万福的船公司就在她们家同一条街上的马路边，正对面是鱼市场，左边的斜对面是渔会的办公大楼，他们的房子就在临街隔着一排房子后面稍稍隆起的地台上，一出了门口就看得见基隆港外两道象钳子般伸展在海里的防波堤，以及马路上来来往来的行人和车辆，以前秋兰还怀着嘉雄的时候，每次万福的船出海，她都喜欢陪着万福到停船的港澳去给万福送行。后来，一方面是生了嘉雄以后比较走不开身，一方面也是因为与万福同船的人都喜欢当面打趣他们，说他们夫妻好象穿了同一条裤子，分不开似的。她从小生活在都市里，对这样的笑话，倒并不觉得什么难堪，反而还有点喜悦。只是万福对这似乎有点腼腆，说别人都不时兴这样，不好意思似的。她听了却以为是万福嫌她，不喜欢她送，她一赌气就不再陪他到港澳去了。只是她仍然每次都站在窗口看

进进出出的船只，隐隐约约看到船上写着“华丰一号”，她便目视着它驶出港口，消失在渺茫的大海里。

秋兰撑着伞，风呼呼地，很强劲，使她用尽了双手的力气还是觉得那把伞歪歪斜斜的。她停下来，干脆把伞收了，满头的飞发乱草一般，立刻蓬了起来，斜织的雨丝不断打在她身上。她用手抓了抓头发，快步跑下阶梯。

一到了公司门口，一股机油的味道夹着浓厚的鱼腥立刻刺激着她的嗅觉。办公室里空荡荡的，一个人都没有。一团团的粗麻绳堆在办公室进口的门边，墙壁上挂着一个大黑板，上面写着公司每一条船的船名和进出港的时间，秋兰很快地看了黑板上关于万福的船的记载，只写了出港的时间，再看别的船，有的已经回来了。她心里突然一沉，一种不祥的预感立刻袭上她的心头，但她又立刻责备着自己：“怎么可以这么想呢？不会怎么样的，不会怎么样的。”

她大声朝里面问：“有人在吗？”

等了一会儿，没有人应，她心里不禁有点怨恨地自语着：“怎么会一个人都没有呢？”

她又等了一会儿，正想离去，突然从里面走出一个高高瘦瘦的男人，问着说：“什么人呀？”

秋兰一看到那人，便迎了上去：“林的，是我啦！”

“哦，原来是王太太，坐啦！”那人说。

“这种台风天，大风大浪，万福的船不知怎样了？”

“华丰一、二号啊，没问题啦，昨天船上有电报打回来，说已经在回航途中了，你尽管放心，回去好好吃，好好睡，不会有问题的。”林的说：“万福平时小心谨慎是基隆港口最出名的，王太太，你放心好了。”

“这样子哦，那我就放心了。”秋兰笑着说：“我就怕

他太固执，不到风浪打到头上了不肯走。”

“不会啦，不会啦，别人我就不敢说，如果是万福，你放心好了，台风还没来他就第一个跑了。”

“但是，”秋兰看到那张大黑板上的记录，不禁又忧心起来，皱了眉头指着黑板说：“别人的船都回来了，华丰一、二号……”

“你说这个啊，这个也不一定准，每一对船都在不同的地方作业，有的距离基隆港近，有的距离远。这趟，华丰一、二号是在巴士海峡作业，怎么能赶回基隆港。”林的笑说着说：“王太太，你尽管放心，我敢给你打保单，他说不定现在已经在高雄港内和船员们在喝酒猜拳了，你还替他忧心操烦什么？”

“早啦，我想他大概也是不会怎么样才对。”秋兰听林的这样说，才略略放了心，千谢万谢的告辞了。

大街上湿漉漉的，车子飞驰过去，就溅起一片片泥巴水，使马路更显得泥泞。穿着长统雨鞋，满身腥味的船员，三三两两地提着一捆捆绳索、鱼箱穿梭在街上，显得非常忙碌。

原来万福这趟是到巴士海峡作业，难怪别的船都回来了他还没回来。但是，电台广播不是说这次台风就是从巴士海峡来的吗？台风来得那么快，他跑得及吗？

秋兰这样一想，一种不安的情绪立刻又蚂蚁一般轻轻地咬着她的胸腔。

要是船进了高雄港，公司也应该知道呀。船公司对每一只船的动向一直都是很注意的，报务员应该也会打电报回来报告，怎么林的没说呢？

秋兰突然停住脚步，想了想，又安慰着自己：

“如果船真的出事，那么林的也绝不会那么无事人似的，讲起话来还嘴笑眼笑的……这是天大的事情呀。”

这样一想，她又略略放了心，但是心里却始终疑疑惑惑的，想再踱回公司去问个清楚，又怕别人嫌他罗嗦，笑她神经质。想不问，又觉得不安，她低着头慢慢走着，心里这样那样地反反复复着。最后，已经走到通往她家的石梯前了，终于还是下了决心，又转身走回公司。

这次，那个林的不在，据说是到鱼市场去了，只有刚刚从银行回来的会计小姐在，关于公司的船的动向，她一点都不知道。

鱼市场里，人声车声喧杂成一片，显得乱糟糟的，一箱箱的鱼由船员的手上自靠在岸边的船上一直传递到拍卖场，有的则由输送带自岸边直接运送到冰冻库里。几个扩音器的声音在此起彼落地喊着价钱：“十八块啦！”“二十五块啦！”中间还夹杂些粗俗的咒骂与俏皮话。尽管秋兰来市场已经很多次了，对这里特有的浓厚的腥臭和喧哗仍然无法完全适应。她一面到处张望，希望能看到那个林的，或是任何她所认识的万福的朋友，一面又不得不躲躲闪闪地随时注意着，以免让抬着鱼箱的人撞倒了。

湾澳里挤满了船，秋兰一只一只详细地审视着船号，满福、庆丰、隆达、富华……。湾澳太小了，有的船靠不近岸边，便只好挨着别的船一直排过去，层层叠叠的，都用很粗的钢索绞串在一起，盘锁在岸上圆滚的铁柱上。

“万福嫂子！”

突然，身边有人叫着。秋兰回头一望，原来是以前和万福同在一只船上工作的坤火，头上缚了一条毛巾，手上戴着棉布手套正在拉着钢索。